





新安文獻志卷十五

甲集

記

小金山記

鄭師山

予年十七八時東遊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子江心屹然為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顛酌中澗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乃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為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茲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蒼水黃間石色嶒嶸苔蘚如繡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寢就頽圯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茲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為石洞者三穹然如厦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嶽嵌特其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鱗峽黃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蒼鬱葱蒨無



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溯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纔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簾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山之爲物一拳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槩之優劣亦有不得論者茲山所以中虛一泉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矣乎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象大與茲山比嘗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爲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耕讀堂記

鄭師山

鮑生浚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

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遊羸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富登釣臺記

鄭師山

歙南山水最勝浙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吳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閩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聞予之有是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爲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







季札適魯而聞雅奏甫田陳公衆  
仲以文章名家亦以吾言爲然

遂閒堂記

程駉甫

濟南竝東海爲郡有崇山鉅浸其人敦厚闊達而多大節自伏生以經  
術開教俗尚文儒蓋自古稱之矣若我濱國張文忠公之爲人也道行  
於朝廷思所以尊主庇民者將盡其心力之所能言能爲而不顧一有  
不樂則拂衣而去之入山林伏巖穴讀古人之書以詠歌聖賢之道若  
將終身焉此其志也故於至治之末由禮部尚書爲中書參議而歸養  
也構堂于華不注鵲山之南酌泉之北扁之曰遂閒日婆娑焉以謂世  
無巢由無以見唐虞之盛天子至遣使者六輩徵之而不起也君子謂  
公於是乎能遂其閒矣及文皇即位發政施仁與民更始首詔以公爲  
西臺御史中丞當是時西上饑民乃大疫公傷之即日奉詔就道比至  
關流殍滿野公發私裝且行且賑關中之民望公嗷嗷若赤子之望母  
也公設方畧請諸朝大發錢粟躬自撫循餓者粥之病者藥之死者棺

之涕泣勞徠窮日夜不息郡縣如之關中之民獲蘇而公竟以憂勤捐  
世矣君子又以悲公之不得以遂其閒也後十有八年文識公之子著  
作郎引惟遠于京師因得讀公之文辭考見其行事惟遠謂遂閒堂未  
有記請追作之於乎小子後生何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  
古之聖賢采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公豈求閒者哉必也聖明端拱於上  
賢公卿百執事率職於下四方無枹鼓之虞黎民有養生喪死之賴熙  
熙洽洽以入於無爲之治而後閒可冀也然而遂不遂天也使世之君  
子無憂天下之心則已如有憂天下之心雖欲閒得乎公之勳業在朝  
廷文章在簡冊德澤在子孫所以傳不朽而昭無窮者豈在夫堂之有  
記與否然遠而觀之當公之時與公上下倚富貴而挾聲勢高門大第  
今之存者有幾而公之堂翼然園池亭榭花果竹樹之植無異也爨焉  
而春榮蔚焉而秋實鳥鳴在岑魚躍于淵猶前日也鄉人登之而加敬  
賓客過之而下馬琴書圖翫之襲陳俎豆醴羊之序行嘯歌游衍如公



在時也於是可觀世德則堂之記亦不可無也文恨不識公而幸識公之子又得以文辭托名斯堂何茲其幸若曰鄙拙不讓罪其可辭乎年月日記

玩齋記

程黶南

國子司業貢君居京師僦屋仁壽坊之北委巷之中治二小室一以肅賓客一以爲燕休之所室前有地方丈種葵菊雜花數十本挿葦以樊之牆外嘉樹一株蒼翠布護小椿樹二離立若相持掩映天光望之如畫正與室對禽鳥之聲如落空谷野興橫集不知其爲闌闌也室中唯磚床木榻几研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虛其中之方以示環中之妙而河圖洛書周子太極諸圖悉列而陳之經籍之外無他長物命阮甥文銳肄業其間而時其灑掃焉君歸自大學則屏冠却珮圓冠矩履襖衣緩帶焚香默坐流觀四壁悠然見古聖王開物成務之功後賢垂世立教之意察陰陽動靜消息之機以驗夫民生日用進退存亡

之道一以洗心而澄慮或樂風日啓南窗俯幽花望嘉樹又足以遊目而騁懷偏及而不拘優游而有餘自以爲廣庭大第名園粵區無以踰也思所以名其室適新安程文過而見之以君之好讀易也請名曰玩齋而告之曰君知玩之說乎有玩物以爲悅者有玩世以爲高者玩物以爲悅志之荒也玩世以爲高行之亢也君豈爲是哉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象曰辭曰變曰占辭以著象故玩辭而觀象占以決變故觀變而玩占玩者觀之詳此吾夫子所以韋編三絕五十而後學易也果能此道矣天地之化吾則成之日月之照吾則明之四時之運吾則乘之萬物之夥吾則寧之微之爲鬼神顯之爲水火雷風山澤吾則因而仍之前千萬年而不見其始之合後千萬年而不見其終之離吾則將而迎之凡天下之可喜可愕可憂可樂死生天壽富貴貧賤窮達失得萬變交乎前而莫吾撓也若然者馭六氣跨八極駕風鞭霆睨視宇宙望之也邈卽之也遠與道委蛇物莫能害抑亦玩物之巨點玩世之雄夫



也哉貢君曰子母多言吾姑與子論易因自號玩齋生云

山雨樓記

程黜南

葉村之山最秀拔者爲飛來峯民居其下者仰而望之不能得其全也唯洪君節夫居北山之麓能得其全而屋又東向飛來在其右出戶始見之節夫以爲憾乃卽左廡之隙因高面勢爲小樓三間以與茲峯對於是飛來攢青蹙翠排雲御風踴躍奮迅自天而下若鳥窺巢而馬赴廐也其旁諸山羽翼茲峯亦皆搜奇挾怪以自納而無隱焉樓雖小而勝甲於一方矣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其中客至則相與縱目以嬉然而客之至者或一飽而去或一日二日以至旬日期月而去予獨館于是者一年朝陽夕陰四時之化百物之變花草竹木之狀煙霞雪月之態可喜可愕舉集乎目雖予之所遇欣戚不同而茲峯之傾倒於予亦云至矣嘗欲記其大端揭諸樓壁合意未發又而失之他日以語鄭隱君隱君曰吾嘗聞斯樓矣見白雲生於山阿飄風冷然時雨驟至蕭蕭

泚泚通乎樓而東也吾甚樂之以爲斯樓之壯觀無踰山雨者欲名之曰山雨之樓而未嘗以語節夫文乃嘆曰古人有言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若隱君善觀變哉因山雨之過目名斯樓於不朽澤物之心宏矣高世之志遠矣示人之意微矣舞雩之風北牕之卧同一機也後之登斯樓者庶幾有取於斯遂書以遺節夫定爲山雨樓記

永思亭記

朱風林

休寧陪郭程君和卿與其從父饒州路銅冶場提領貴老立亭祖墓之傍題曰永思以享其先又置膳坐之田定合族之約俾後人世守之永記于升升從和卿得其譜云凡新安之程皆出晉太守元譚太守當永嘉末有德政賜第郡之黃墩家焉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洗起鄉兵拒侯景廟食于鄉子孫始盛曰唐御史中丞都使公遷復以鄉兵拒黃巢其子南節領軍保休寧遂居邑之陪郭南節之後曰宋開州團練使全



與金人戰死池州子先誓守墓不仕晚問道于考亭號東隱先生三子  
曰永正宋帶御器械分居杭睦曰永奇從遊考亭號格齋曰永彰鄉貢  
進士兩派並顯于休寧所謂陪郭程氏者也初伊川子端彥從南渡居  
池州團練爲池州統制遂相通譜端彥六世孫杜休寧尉居邑之小東  
門而格齋玄孫六三無嗣杜從子榮秀實繼之官至江州儒學提舉貴  
老之父也鄉貢五世孫隆當國初下江南徽有兵變欲屠其民隆冒白  
刃說止之授本縣尉生永盈庫副使忠甫和卿之父也自南節至和卿  
凡十六世墳墓衆多不可無修謁之規子孫蕃碩不可無統萃之處故  
和卿與貴老協議以爲此亭而後歲時之間奠獻可施昭穆可叙亦誠  
可謂永言孝思者矣然詩言孝思必繼之曰維則使前人可則而後人  
不求以則之豈得謂之孝哉程氏之先若太守之於晉忠壯之於梁都  
使之於唐團練之於宋縣尉之於國朝皆克世其靖亂活民之功效之  
可則者也東隱格齋之於考亭提舉之於伊川皆私淑其窮理盡性之

學學之可則者也程氏後人登斯亭也進而享焉瞻祖烈以遐思退而  
飲焉懼已德之弗類必也處爲良士出爲良臣則庶幾乎永思之名之  
爲稱情也哉貴老名文貴和卿名峴山皆讀書尚義而貴老之兄福孫  
和卿之從弟子社子華樂助財力尤多且勞事宜附書至正八年歲戊  
子春正月晦日鄉貢進士邑人朱升記

共學齋記

趙東山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友諸身以爲學者千百年來大畧三變  
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汗濁之世不志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  
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常弦以矯偏運囊橐以驚惰書有所爲夜必  
焚香贊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  
蓋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君子  
者出主忠孝以飾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  
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尊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



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己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  
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  
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  
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  
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涉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  
以底于成廼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  
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矧  
學木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天理之存焉  
者寡矣彼憤悻堅制高邁卓絕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  
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  
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爲共學齋記庚辰邵庵曰飯

月潭八景記

趙東山

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

浚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匯爲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  
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于溪其鼻皆巨石  
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  
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瀾聲振天地  
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深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  
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深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于溪光山色間  
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漁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  
尤爲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乃  
閣其南曰臨清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床茶竈其中曰釣雪其  
取於是潭者備矣其於游觀之樂至矣潭之北曰平林竹樹蒙密有隱  
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叢林曰星洲寺每與客艤舟其下意適則  
澹然忘歸南七里有顏公山相傳昔有隱者於此僊去君暇則杖履獨  
游游輒數日而還蓋君之所好樂者如此而廓然無累於其中又如此



是故其神不勞其形不衰優游無爲若將終其身而不厭也於是好事者卽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臨清閣曰觀瀾亭曰釣雪舟曰平林小隱曰星洲寺曰顏公山爲詩凡八詠以貺君而屬沔記之沔蓋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游于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荐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鄉甲第高臺別墅几昔之以紛華盛麗相夸詡者莫不化爲丘墟瓦礫荒田野草則人與物之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俱無恙也然則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聞之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皆囿於物者也豈惟固哉舟已敗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蓋於是重有感焉遂爲之記使後之人知月潭八景之顯於時實自君始

虞邵庵曰篇末始之論切時中理

趙東山

鄭之恒僑居黟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鄭之恒不憚以其間曰之犂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榭榭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爲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爲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



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己之私也子之不材自處豈其意邪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邪支離無謂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眾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濼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兕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為樵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不材皆不為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樵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五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六

甲集

華川書舍記

趙東山

婺州義烏縣有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歷敘上世以來為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為記辨博精詣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訪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方申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成大成節愈嚴而無一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為萬



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鬪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爲箋疏而及身者唯知先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撥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窺其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起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聞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文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

也况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嘗欲往遊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新安趙汝謹記

萬川家塾記

汪環谷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爲閭閻同一巷巷首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仕焉而已者教於是焉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而其所以爲教者皆因性誘民而內諸至善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以達其材敬敏任恒則閭里書之孝友睦婣則族師書之士生斯時不待捨去桑梓而有學有師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廢里閭無學士常輕去鄉土而事遠遊行之脩窳無所於考教之者以訓



故爲醫學之者以葩藻爲功非唯無以淑其人而且斷喪人之本然之性矣近代以來濂洛諸儒先繼出吾邦紫陽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開千載之盲聵於是六合之廣四海之外家誦其書人攻其學而吾邦儒風之丕振俊彥之輩出號稱東南鄒魯遐邇宗焉比年予執槍擗列城兵燹學者逃難解散非唯里閭廢學而郡邑學宮悉爲丘墟此家塾之所爲作也予宗友德懋久從予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寧之萬川既庠序之不興而士習日靡廼以所聞於予者居家教授集親族閭里之子弟如干人旦夕脩讀以自勗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遺意也遂名其堂曰萬川家塾請予書其顏而并記之予曰人性之初渾然純粹無間古今果能養正以希聖功則成已成物厥效曰量豈特無負於予而寔有光於紫陽夫子之闕里矣尚勉之哉

棲雲軒記

汪容峯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輒館予于城東新構之軒病固若素安焉

生請軒名應曰棲雲生又請記則又應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笑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爲而來也又胡爲而止也亦嘗觀諸雲乎何思何爲浮游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棲也倏焉斂藏不見蹤跡孰使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逍遙乎人世隨隙地而構斯軒陶阜環列靜安有常澗泉細流清冷自在與人若相得也吾之來而遊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乎天遊人乎雲卧吾何知也吾何爲也而亦無不知且爲也况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外而又奚記焉德稱默識吾言命其友書于軒中以為記

石假山記

朱子範

新安山水天下之奇觀也休寧當其中一州清淑之氣於是焉鍾故視他邑爲最勝其民雅馴其俗簡易官于此土者無爭辨文書之繁而有登眺嬉遊之樂其解而去也往往得書最籍補能官故凡宦遊于東南



者皆以吾激爲樂土而尤有在於休寧也壬辰以來則兵革之事作矣  
自井邑以至於山谷間蕩然無復民居而生理殆將泯焉爲民上者雖  
有山川之勝豈能樂之哉越七年今錢侯來長是邑慨然以民物爲已  
任扶傷救絕修廢舉墜汲汲焉遑遑焉不敢少暇又明年政孚俗還境  
內向治謂侯可以適意於山水之樂矣侯曾不以是而廢民事也於頽  
基敗址間得石假山以十數列而置諸庭中鑿石爲池注泉灌木外爲  
扶闌以障之復取所藏雲山圖懸諸堂上公退則鳴琴讀書其中憑闌  
則石峯累乎吾前升堂則雲山出沒乎吾後若不知松蘿之爲近黃山  
之爲遠也邑之士民相與樂侯之化旣賦以頌美之未有記侯之事者  
乃以命模予惟休寧之民當其盛時不樂其所有者而求其所以者以  
爲樂計其一時園池亭榭之勝賓客壺觴之盛將無以加於此已而散  
若驚塵去若飄風是山也得如銅駝石馬淒涼於荆棘中者不已幸乎  
况謂其登君子之堂一則迹於琴書几案閒朝吟而暮詠之視夫前日

賓客壺觴之盛者相去遠矣嗟夫一物之微而盛衰興廢相率於無窮  
則夫休寧之民喪亡困苦之極安知天不以仁侯惠吾民而復興其治  
於今日乎出塗炭而登社席者將不止於一物之得其所而已是則吾  
民之望而亦侯之所樂聞者於是乎書

游釣石記

唐白雲

去年冬予訪周彥明于靈山時予患病瘡不良于行不得游方塢所謂  
茅三間者今年春鄭希貢偕彥明陳自新鄭以孝強予游茅三間又未  
識釣石之爲勝翌曉芒履踏雨沙逕瑟瑟絕無泥滓彥明命女奴挈盞  
酒請飲釣石以別予始獲据石上而諸君相次列坐其高十數丈其闊  
如高之二其色黝黑其制甚方如印然而不列如臺然而不頗不倚鳴  
呼天造地設鍾英於是久矣奈何鬱而弗彰也荆榛草莽樵夫牧豎日  
相過焉而不顧一旦幸遇吾徒笑歌徙倚而托跡文字間用規於世者  
則石之遇舍固有時哉畫之者以孝侍而從者程氏子若淵購是石者



鮑尚綱因其好可以想見其爲人蓋予友云

遊石照記

舒道原

績溪之東涉湍瀨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間巉然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鑿人毛髮爲一邑勝槩騷客逸士慕奇尚寂不憚跋涉資以遊觀者必於是卽焉山迴路轉荆榛翳如崎嶇硤确苔蘚積如藤蘿交絡澗泉洧如直下一亭少憩行客抵北行數十步老屋數椽峯巒巖夾聳午不見日蘭若以石照得名良有以也世傳自李唐來已有之二衲子居其中遠塵俗處荒僻林木蒼蔚禽語相會如聞鈞天之音非性空悟寂超然物外不能一朝居也住持曰悟心原頗聰明事脩飾時春雨借靈享與客徘徊其上顧而慨曰自有天地卽有此石光明瑩潔妍媸必鑑類性空與幽深閑絕塵俗不染類悟寂與俾飡粥趺坐存想其所以爲石所以光明者何一旦豁然了悟激激本原嚮之積翳亦稍辟矣原夫至頑者石猶明明燭物吾心匪石本來之光明未昧奚爲而

弗若慎思篤行舍光測微豈石能照我心亦能照石悟乃弗答也天風冷然聲振萬壑若幻化而升寥廓也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舒頌道原書

雙節堂記

朱禮侍

雙節者何馬可道夫婦俱死於節也堂者何子所構以祠其親也其俱死於節者何可道受元命宰新安之休邑強圉作噩國朝兵至欲禦則無兵欲避則不可乃攜家求援鄰郡兵繼至被擒不屈而死配亦義不受辱而俱死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今可道不死於官而死於他所其謂之雙節何死於官者理之經也知其徒死無補而欲求援以爲後圖者斯事之權也圖不遂志經不濟權而後死焉始知夫前之不死者爲公家計而非爲身謀也然則人之不死於官者亦假是以藉口可乎曰使後就擒而不死則李陵衛律之罪不可掩矣唯其不屈而死然後可得而知也臣子於君父之難苟有可以救之者鄙猥汙下



之不辭不求名之彰而唯其心之盡是以事之迹雖不同要其心則同  
歸於忠而已殷之三仁是也可道之先何定西王其之後也子為誰德  
稱其字良其名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人子之常事也其以雙節名堂  
何良以其考妣俱死於節義史未有傳世未有聞恐卒泯滅而無以報  
白於後也故因祭於堂而以是名之既名堂矣而又記之何曰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故必求當世能文之士記而傳之以取信於後也夫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子之事也堂之地何新安烏聊山之麓也記之者  
誰里人朱同也

西溪漁隱記

唐梧桐

新安之為郡據兩浙上游而練溪環繞郡城滄其源分為派者三一始  
於揚之水經硃砂崖匯于績之油潭直瀉如練而抵于城東一溢陽於  
窮嶺流為昉溪猶為釣潭而任公釣臺在焉紫紆曲折橫于沙溪而過  
城之北一湧於湯泉之池迤連注為曹阮一溪淵激於昌場激石漾沙

道石門嶺聚為龍王潭蕩瀟於城西門三派合流平衍滄瀟是為西溪  
土人謂之河西碎月之灘導其前披雲之峯矗其右漁梁橫截于下雉  
堞峙立于上此西溪之勝槩也而巴永昇氏世居之永昇為人性識聰  
敏雅好山水而耽於畫嘗得李唐所寫溪景裝潢成卷題曰西溪漁隱  
徵予記之予考李唐為馬遠師其畫蒼古渾樸無纖巧能亦簡而意淡  
蓋名筆也永昇固宜心其法造其妙以進於高明之域而西溪之景則  
天然之畫有不待毫素可知矣風晨月夕駕一葉之舟青筠綠菴筆床  
茶竈舉以自隨或吮墨以畫或鼓柁而歌天壤之間有此真樂而為永  
昇得之其托於漁豈暫隱乎抑終隱乎以為人才之生也以有用之  
才置之不用之地不可方今文明至治之世有起潛濱者召巖難而為  
國家之用豈徒若志和魯望之老於煙波者而後為可尚哉然則吾永  
昇其得終隱西溪歟

遊問政山記

方怡庵



問政歛佳山也脉原黟山委蛇蜿蜒不啻若瓜蔓蔓然筍蔬瓜果四時迭生味勝他出是故唐于刺史為從兄掌書記築室其間號曰問政山房而聶真人謝諫議咸殞山房之側今老子居即山房故址也往時華表碑碣樓臺殿廡穹乎軒然金碧照耀四方賓客暨邑人士登游茲山者莫不憇息於斯然而山光物象於春為最早自郡庠監等京國垂二十四載矣未及一與同志弔古搜奇甚貽典山靈者之羞宣德甲寅春三月郡儒數輩攜琴載酒約赴茲山予喜從之既至風景明淑花卉爛然逕嶺紫紆為首雜奏仰睇天都諸峯高插北霄俯瞰紫陽餘麓橫絕南港徘徊泛觀諸山諸水分拜布練交暎睫下所謂達人觀即此可信意唏歲不常春日不再晨會別歡悲常情皆爾矧予家艱服闋入覲有期他日歸田必加老於今矣又安知復得與諸子握手為歡於是否乎故拙毫紀勝系詩一章以酢同游高意拜馬和云

晴洲記

程襄毅公

晴洲予別號也始予以宣德八年入河間學為諸生見詩之釋洲者曰水中可居之地竊以謂河間郡城四面皆瀛水環之故郡名瀛海而國家承平民庶蕃禧又與昔人晴曰昔少之嘆異因欲以晴洲自號往來於心焉既而得隙地于城東澗河之旁為村莊一區以便游釣先人葬處寔在澗南金沙嶺之原故嘗為家園十景其一曰晴洲釣月亦指此云後八年舉進士得奉使便道展先龍于微之休寧暇日從鄉之父老憩芝山之麓涉紋溪之洲其時風日暄美鷗鷺翔集洲上之景大勝河間顧而樂之恍然有懷土之思始以謂若此地者可以當晴洲之名矣三十年來荏苒歲月羈絆于官守屢乞骸骨歸故鄉而聖情優容所請不遂爾者乃受詔替機務于南都間積俸金易故尚書李公所塾青溪地地上有塘塘有洲焉柳竹交蔭荷芰霏香因構亭其間宴坐之際儼然晴洲之勝不知澗河之在此紋溪之在南也噫予以渺然之身隨時隨地而沐霽景于太平全盛之日晴洲之號豈可懸



然不之白乎况休寧祖鄉也長兒編修命家人伐茅結廬爲吾投老之計且遍求名勝詩賦詠而歌之裝潢成卷馳以寄壽予得之甚喜因記其始末以見志焉成化八年秋八月望日晴洲釣者書

環佩重來軒記

鮑廷謚

士有生於數百載之上而手澤存於數百載之下者雖盛德之致然亦其子孫之克肖而善承也予於程氏所謂環佩重來者竊有感焉程氏世居歙西槐塘其先世有曰文清公者當宋寶祐間相理宗治天下進退以道有琴一張篆其上曰環佩出處必與舊焉無何公卽世環佩亦流落田野間幾二百年其五世孫彥美氏始復得之摩挲拂拭手澤尚新且加以重來二字慶其復也而彥美之孫孟念手澤之來也弗易遂構一軒爲珍藏之所徵言以記之予聞禮之言曰君子致樂以治心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行則有環佩之聲然則琴之爲物其君子治心之具乎名琴以環佩者雖以聲之清越其亦

樂之不可去身者乎噫環佩之琴文清公之琴也昔公顯名天下凡物之經公品題者莫不爲後世重而况是琴者哉公之隱顯琴之隱顯也琴之存亡手澤之存亡也當公之爲相也輔時君以澤萬民而是琴之聲則鳴乎廊廟融乎春陽之和穆穆乎南風之薰有阜財解愠之情焉及其解政而歸也笑傲林泉起居自適而是琴之聲又鳴乎丘壑洋洋乎其無方巍巍乎其可仰有高山流水之興焉繼而人亡物變雖其不幸而流落山林田野之間亦其幸不至於爛亡而爲子孫之所得昔而往今而復氣數之所寓夫豈偶然哉孟也旣得之又珍襲之重整金徽時鼓二三操清微泐穆神人以和其可以振文清公之遺響歟其可以顯文清公之盛德歟若然則文清公可謂有賢子孫矣異時青氈出色其有在於茲歟故予於是琴之來復不特慶文清公之手澤猶存又有以嘉孟之克肖而善承也於是乎書







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詰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尔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寔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敢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銓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秘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秘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惺佉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為之疏釋雖上達睿旨共竭於

穎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畧謹序按本傳宋初編文苑英華校文記詳敷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正義校七經疏義雅必預焉此篇在本集中題云代學士邢昺作

春秋指南序

汪龍溪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



曰聖人之言皆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予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予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今子見吾書予未及授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爾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漢儒授經圖序

程北山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爲之服巨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卽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已成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號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姙而徇利豈其志本在於青



紫故邪抑天資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紫者莫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子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盛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亦云盛矣予病卧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茂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爾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五林曰此山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

西漢詔令序

程北山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郡林德祖處實始采括傳志系之本紀凡斷章析簡撮之無遺方薈藂在紙未遑詮

錄間以示予予因取其具彙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爲篇又差考歲月纂而成書且序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爲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爲萬世法是以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爲詔令溫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爲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况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迺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爲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將以文辭爲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轢絕中古陋漢唐而莫



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廢其或者亦足為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

倚坐元龜序

程北山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絕於孽后敗亂於豔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震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蹈覆轍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證勸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正觀之治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其積微故其成速邪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遙遊

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况亂天下者乎卒之百敝隨生捨攘悖緣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海橫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予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為世戒者取而為書名之曰倚坐元龜云

賀方回詩集序

程北山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鍊出入古今為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予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集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請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為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刻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報謝病去為祠岳吏又一



曰掛衣冠客吳下第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予謂方回之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過空無有時俛首北窓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閒恩怨之情方回恍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疊疊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予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予奇窮醜醜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予曰子好直美惡無益言爲我評而序之此亦豈不可解之一端邪

送日者蘇君序

朱獻靖公

小雅之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日月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筮相地理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斑斑見於簡冊自賈誼王充皆有緣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才雖著論痛詆

其誣可以揀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至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超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秘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夜支于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關節機牙者蓋其爲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旣以日時推其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叅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處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學而汲汲趣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蘇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



長谷之中共爲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目而生迺謂我且進爲於世既歎其有學而多中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徽病目視不踰尺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云

伊川先生文集後序

程知軍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且備宜若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者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障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予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沈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予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旣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類巧爲

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旣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旣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昂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序

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後序

朱文公

嘉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黃墩舊譜  
春鄉呈相傳望出吳郡秋祭率用魚蟹舊譜云有諱介者世數不可考  
故人出金陵蓋唐孝友先生之後考之唐書孝友先生諱仁執自為丹陽朱  
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義世被旌賞一門方閣相望而非吳郡之族奉  
使公作先吏部詩又云迢迢建鄴水高臺下鳳凰鼻祖有故廬于今草樹荒不知何所指也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  
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二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連  
同子孫因家焉生三子仕南唐補常侍丞之號於嶺其後亦有散居  
他郡者他郡者祀君作觀溪府君詩序真按今連同別有朱氏舊不通譜近  
年乃有自言為茶院昆弟之後者猶有南唐補牒亦當時鎮戍將校也  
蓋其是非不可考矣先吏部於茶院為八世孫宣和中始官建之政和  
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遂為建人于今六十年而真抱孫焉則居閩五



世矣淳熙丙申熹還故里將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域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其文據藏於家副在族弟然而三墓者則遂不可復見癸卯五月辛卯因閱舊譜感世次之易遠骨肉之易踈而墳墓之不易保也乃更為序次定為婺源茶院朱氏世譜而併書其後如此仍錄一通以示族人十一世以下來者未艾徽建二族自今每歲當以新收名數更相告語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兩書如一傳之永遠有以不忘宗族之誼至於蘆村府君其墓益遠居故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求訪三墓所在而表識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廢當質諸有司以為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墾闢云九世孫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熹序

攷古編序

程文簡公

予賦性樸拙琴奕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任真委命雅不信祈禱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間因宦官接物之際兀坐無爲則所與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若賢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予而精言奧義畧無遺機矣予方奉訓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愜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叅攷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欣然自幸如處闇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予創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諱非伏鄭而誦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吾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弟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又曰溫故而知新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老哉求閑苟遂益取平日所疑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逸輯爲一編以便尋繹而序識其所從作苟有



見當綴續其後也淳熙辛五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于泉南安靜堂

古今長者錄序

羅鄂州

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畧爲解其指意歸趣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已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已之所安人或晚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較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步

事處於衆釋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爾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釋之所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爲人以止齋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爲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爲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爲渾厚而文帝資允長者以此唱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耻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訓者爲資益據取前世所爲若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爲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



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傲於此而為也如使其人  
可以告語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  
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  
無所懲予文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  
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  
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賢者得擇焉

張仲思字序

羅鄂州

願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張生與之處久  
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為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願字之曰仲思  
且為之言曰天下之理無有懸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  
具未立智者以意為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步之外  
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十六號截然如引繩而燕越縣  
於其轡矣疾痛不可知則又以燄取病者長短斜直望表而刺之其入

如芒且死儼然以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  
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於  
理之中有可以懸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  
利其始也疏其漸也必密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為無毫髮不盡千世之  
下以為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已之私以  
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  
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  
具今之學者亦合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蚤夜積而  
不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為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寤者也能從  
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申則沈著而不靈敗壞  
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之覺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巧  
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謂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願將窮此而未能伸思勉之

新安志序

羅鄂州

新安在秦漢爲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爲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漸江之水出於鄣山則章亥之所步禹之所錄也桐汭之地爲黟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立明之所記也至于漢氏兩以疏封骨肉爲諸侯王國又丹陽都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通皆班班著見至梁蕭幾爲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爲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往摭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頒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顯而官府頃罹睦寇又失祥符所頒時抄取計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者編以爲冊餘五六十年矣私竊悼之間因閱前史及國典并雜家稗說有及此者稍附著後得祥符圖經於民間則總目羅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爲一書然未東就曾邦君趙侯用之勉使卒業約叙諸曹遇咨輒報且論

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爲記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繇奪也其書賦貢物產非以給嗜欲也務裁闡狹周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媿惡與其人材之衆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九州之志與三墳五典偕號爲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爲經若直抄取計簿以爲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爲治則凡吏之無害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爲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弟皆以文學取第其爲政廉清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欲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序

曹弘齋曰湯東園藏小集每爲文必讀數

十百過方下筆客  
粹至爲篋惟謹

送陳守入覲序

吳文肅公



尚書陳公守新安之二年將入覲郡六邑二十萬家若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先是新安地瘠賦重其民之生其產而畏法令奉公甚謹比年守將以其斂之之易而不知其輸之之艱也斂益暴期會益急所賦帛必極厚且重以獨先諸郡為能盡機杼之巧所不能致中產之民破業不足以輸貧民避賦流離轉徙且十五愁歎之聲聞于朝廷主上為之惻然詔歲減所輸帛六之一而公適來上體聖天子所以哀此下民之意為之中制使上足以備國之用下不至於窮民之力主賦吏循歲例懼以不及致罪且累公公以身任責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責其過制民以是稍獲安集又新安歲所賦粟於郡常用有餘數前此利其大有餘也益納以大及吏緣為姦民所輸費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以予民且日戒給受吏無得踰制巧取由是六邑二十萬家人人皆被公之賜其小人知所愛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幾自是而後君是邦者皆知奉上德意賦斂有常民不重病蓋

自公始也其世農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覩也故書之

程端明序曰竹洲詞章峭直行餘嚴潔平澹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

王昭君辭序

呂左史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世率以為名言以予觀女惟美故惡者妬之士惟賢故不肖者嫉之明妃入漢宮絕世而獨立其輩行妬之矣當元帝按圖召幸時諸宮人皆重賂畫工為進身計明妃以色自負獨不與故畫工惡圖之使不得見人莫不歸咎於毛延壽之徒不知諸宮人之重賂政所以使之惡圖明妃而後已可進也一旦為和戎故召見間帝始驚悔畫工皆誅死竟亦何益前輩謂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信哉嘗因是論賢者不幸與群小竝立群小不惜金珍交結佞幸以圖進賢者方厭惡唾罵之不暇決不肯效尤彼又懼賢者之進必不便於已其交結佞幸不特自為併欲傾譏賢者迨事變興賢者已見擠而去見大夫無可使者人主始追咎左右平時毀譽之失



實赫然震怒重寘之法不幾於噬臍乎故為人上者於賢不肖之進退能先覺而無後悔不至如元帝之於明妃則善矣雖然明妃近在掖庭為左右所蔽不見御帝昏迷可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奮威斷以誅畫工猛房為恭顯所譖以死而於恭顯寂不聞行畫工之誅何邪毋乃輕於賢邪雖悟猶不悟有若涑水易欺難悟與終不能悟之世戒矣九華陳君民瞻取明妃出處與古今歌詠會粹成其何必為一婦人屬意如此比攜編踏門告曰觀諸始示遊默而於世教護有益為我下一轉語見不徒編次固已異之少進詠婦人女子詩靡不備載聖人不刪焉所此故為即其關於君道之大者書之

呂左史

口劍門坡隴左袞壑谷右浚心  
曲深窈可二十餘里至黃陂

忽軒豁平衍古木橫披列道芳山從此來橫巨端聳宛若屏障東西兩臂皆重複蜿蜒其南則一巽二峯秀麗奇特上入雲霄四山相拱揖環繞連屬如城郭然中有雙溪循兩臂流瀨湍激交會于鬪峯之前公侯之居人士之廬與山光水色相照映耕者釣者飛者潛者如在畫圖使人洞心駭目應接不暇李太白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予意山川若此必鍾秀于人其顯者既已登政府列侍從把麾持節表表當世與是山川英靈之氣磅礴而上騰矣而未達者豈無書林藝圖鑄研妙理風晨月夕吟詠性情以席珍待聘於煙霞泉石間如山川英靈之氣鬱積而未發者乎予庶幾見之一日解后程君德章清修閑雅和而有守於書無所不讀間唾出詞章詩句無不過人篆隸行草棋琴皆精詣德章少年有志場屋嶄然見頭角謂功名可夙契致至是猶未得一展抱負乃遊戲詞翰一操一枰以自適豈非所謂英靈之氣鬱積而未發者歟見異人勝得異書矣別兩年復會于行都酌酒話舊歡甚所愧無以



實赫然震怒重賞之法不幾於噬臍乎故爲人上者於賢不肖之進退能先覺而無後悔不至如元帝之於明妃則善矣雖然明妃近在掖庭爲左右所蔽不見御帝昏迷可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奮威斷以誅畫工望之猛虜爲恭顯所譖以死而於恭顯寂不聞行畫工之誅何邪毋乃重於色而輕於賢邪雖悟猶不悟有若涑水易欺難悟與終不能悟之言是可爲萬世戒矣九華陳君民瞻取明妃出處與古今歌詠會粹成編日錄之梓或疑其何必爲一婦人屬意如此比攜編踏門告曰觀諸公詠明妃事言人人殊而於世教護有益爲我下一轉語見不徒編次之意予謂昔之編國風者於詠婦人女子詩靡不備載聖人不刪焉所以勸戒也民瞻之意殆出於此故爲卽其關於君道之大者書之

送程德章歸新安序

呂左史

始示游黟之桃源自墨嶺入兩石對峙如劔門坡隴左袤壑谷右浚心固已異之少進峯巒周遭巖洞嵌空路繚曲深窈可二十餘里至黃巖

忽軒豁平衍古木參天列道旁山從此來橫巨端聳宛若屏障東西兩臂皆重複蜿蜒其南則丁巽二峯秀麗奇特上入雲霄四山相拱揖環繞連屬如城郭然中有雙溪循兩臂流灘瀨湍激交會于鬪峯之前公侯之居人士之廬與山光水色相照映耕者釣者飛者潛者如在畫圖使人洞心駭目應接不暇李太白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予意山川若此必鍾秀于人其顯者旣已登政府列侍從把麾持節表表當世與是山川英靈之氣磅礴而上騰矣而未達者豈無書林藝圃鑽研妙理風晨月夕吟詠性情以席珍待聘於煙霞泉石間如山川英靈之氣鬱積而未發者乎予庶幾見之一日解后程君德章清修閑雅和而有守於書無所不讀間唾出詞章詩句無不過人篆隸行草棋琴皆精詣德章少年有志場屋嶄然見頭角謂功名可戾契致至是猶未得一展抱負乃遊戲詞翰一椽一枰以自適豈非所謂英靈之氣鬱積而未發者歟見異人勝得異書矣別兩年復會于行都酌酒話舊歡甚所愧無以



相軒輕耳抑聞之積久者發必宏渭濱隆中決不與草木同腐予於德章深有望焉因其歸書以爲贈

史權序

江主敬

史胡爲而作曰權是非也孰權之曰心心天也至公之舍也亘古今而一者也古者人極常建人心弗斷權之所至是非定焉尚書之軌範春秋之褒貶是已後世心失其養人而不天然其所以爲天者固不泯也故是非或定於一時或定於後世左氏班馬以下論贊是已嗚呼秦漢以來簡策繁夥豈其一言而當萬世不能易一言而繆後世獨無公論乎六經仁義不爲遷損正直守節不爲固輕儀廩名存亮瞻實著松栢相博幾兢難誣愾其汨糾其繆蓋自有真是非焉此無他權之以心而已今夫衡之所爲信於天下者平也衡之所爲平者權也世有持一衡者或能軒輕以爲輕重及其定也則固不可欺也諉曰可欺持而較之兩鄰則敗矣史乎史乎其可以爲權乎吾愛趙欽賦性雋茂

紉繹縉纒之餘擷古今是非之定論以爲一編問名於予予以史權目之而併序所爲作之意太史公謂知春秋者爲君爲臣隨所處而得其當則是權也豈徒以定古今之是非哉

深衣翼序

程述翁

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異同而皆不能不爲唐孔氏所惑子朱子蓋嘗病之是以晚歲所服有與家禮異如續衽鉤邊之類者惜家禮爲初年本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於節齋蔡氏者附注於家禮之後矣然先生於諸說其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條也時登因不自揆以傳爲綱注之足以發傳者列于傳之左疏之足以釋注者附于注之下參次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巾屨之屬總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質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左驗者間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詆其失然其因先生說而正之者旣不明



言其所自若自以爲得有先生所引而未發者又不能參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瑩視一家若詳而實畧若醇而實疵也黃氏說本朱子楊氏早學於朱子晚受稟於黃故附注特詳焉嗚呼自秦滅六籍古制蕩然漢興無能改於其舊猶賴專門諸儒收合餘燼窺見一二然其所尚者訓詁或背於經所及者制度未悉於理自河間獻王之禮逸無復全經子朱子雖嘗以爲已任然自家鄉邦國王朝之後不及修而授之勉齋勉齋喪未及竟祭未及修而又以屬之信齋於是不惟家禮非先生已定之說而儀禮亦爲師門未成之書矣嗚呼天不欲此禮之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難晦之久而明之不大也則夫先王之法服其僅存而未泯如此衣先生之遺文其足徵而能言如此書學者宜知所從事矣時登不敏誠願與同志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訓詁而有得於經因制度而有得於理謹名分崇愛敬修身以齊其家亦豈非先生之望乎乃僭識其意如此

卷十八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九

甲集

序

送許廷參議入蜀調兵詩序

方虛谷

予讀春秋左氏傳其兵制粲然可喜其於攻圍侵伐之事馳驅擊刺之藝披甲胄執干戈援梓鼓被弓矢之際當時名卿賢大夫之祖父子孫或將或佐或御或右鮮不能之及讀史記孔子世家私竊慨嘆孔子聖人也乃至轍環於齊魯晉宋鄭衛陳蔡之郊被木絕糧遭顏刻之禍貽長沮桀溺之譏終其身不悔然則古之人立人之朝仕人之國未有不

知兵者而歷險阻犯霜露以周行於天下雖聖如孔子有所不憚也予竊怪後世之士雍容坐談取名實人間聞軍旅戰陣語咋舌縮頸以爲非吾職所當爲關雎之下主文墨持講論之臣或身不出都門而取公卿之位四方民物利病風俗遠近道塗遠近則皆幽莫而莫之知豈古之人愚不如今之人之智歟斯人也無事則已一日有急不爲牆壁溝



壑間物則喪節末活者且延喘而已爾何者蓋其所習務安而不知危也國家自蜀樊江驚以來凡臣遊而至於荆楚中者莫不已竊笑之稍不群共相排擯名爲彙才至於蜀來有舉是定而向者也雖平時偏裨名將習軍事尚重自愛不肯往况儒生文士乎簡城呼延君世將家然官通閩籍業儒生文士也於當世事無所不通景定五年春上命荆關發勇將數十輩將精兵步騎數萬西入蜀將屠其穴呼延君以參議事往調遣之夫兵聽命於將者也謂之曰調遣則兵若將又當皆聽命於呼延君者也其任重矣且調遣兵將重任也入今之蜀難事也任重事難呼延君以一儒生文士慨然當之予所謂今之人若庸夫下材者可

以媿死矣予前之夕方有中年作別之嘆而呼延君歌浩歌無絲毫黯

然態予於是壯之雖然奮不顧身者臣事君之誼也不能爲別者朋友

之情也序其說爲詩以送之

洪君夫曰方虛谷調備不

方虛谷

爲學者先義理而後事功義理者事功之權衡乎明於義理立事建功何施不可先以事功入其心則隘矣夷禮變樂未聞其未仕而先學爲俎豆管絃之事也仁宗寶元康定間湖學鼎盛王介甫作詩美胡安定以先生尊稱之得其邊防水利治道名齋之意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自實保甲保馬農田水利之政殆皆其平日事功之心邪介甫少嘗見濂溪耻於下問濂溪亦不屑教之介甫爲相之年與濂溪年五十四橫渠年五十一明道伊川年三十八九介甫皆不能識其人故不能用其人其所用者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急於事功而昧於義理故也學術之弊遺患至今是故二陸氏之學高於事功者亭不然永康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尤所不然學者不可不知也於於安定山長洪君之行微有以發之

送張子敬赴湖南宣慰司都事詩序

方虛谷

昔歲在戊午予生三十二周星矣年壯氣盛視萬里路如跬步春夏自



杭蘇常潤游軫翼之野金焦山下乘大風沂長江一日間過儀真朱金沙至金陵龍灣而上雨花臺未暮心大快之梅潦江漲采石濡須塢以上寸寸攀挽甚難且隆暑抑鬱秋夜泛溢城馳小肩輿入九天採訪使者宮萬竹皆大如椽水曲折流其間涼徹骨髓心又大快之興國大冶路涉泥濘良苦出壽昌抵武昌吟崔顥晴天樹芳草洲之句心又大快之又久之始登岳陽樓東下君山僧迎飯古木隱映猿猴騰躍心亦以為大快非也蓋行旅以遲滯為愁悶不愜意而山川林壑之奇邑屋人物之盛風濤雲物變化之不同故國遺墟成敗興亡之所以異有感於外有發於中觴古詠今亦不能無所快也時獲從湖北常平使者魏公戶部行尤莫快於洞庭四大舟發君山西雪浪際天惟遙見梳杪出沒其間炊釜水躍出人卧不可起猶犬皆吐頃刻抵鼓樓山落帆數客告曰帆不可落今暮舟不能入武口則殆矣再掛帆入武口大雨作風止日南暮是日不飯不知饑寒泊滸水同行嘗之心獨以為大快既而自

常武應舉如長沙天郡壯邑甲於南邦嘗至丞相張魏公府與潭帥府不殊西廊下面東屋三楹扁曰南軒宣公先生讀書之所也今垂四十年如夢向之所謂大快者衰老鈍怯不復萌此心矣獨憶宣公先生之軒今丘後尚無恙否湖南宣慰使司都事張君子敬將之官煩問訊此軒幸因便風垂報以慰高山仰止之思云元貞二年十二月紫陽山方回序

文公喪禮考與序

曹弘齋

讀書難讀禮尤難讀喪禮又難鄭叔則曳笏却立謂孫昌胤子冠何預我事此不學禮之過宰我親得聖人而師之其時又未有秦人滅學壞禮之事直以期喪為可以食稻衣錦為安又何責於昌邑王阮嗣宗輩喪禮之讀信矣其又難也科舉行時士以剽竊為學者至不識儀禮為何書其父師授讀戴記以問喪諸篇為不祥發其讀望其毫分縷析心潛身踐求所以自致自盡難矣波流風靡士大夫或以百日為卒哭因



之飲酒食肉不爲異卽有獨行之士反詬病之嗟乎禮有學有教將上  
之人之責反化於俗不少愧也哉吳君孟陽著書一編曰文公喪禮考  
奠自男子至于婦人自始死至于祥禫自斬衰至于總麻自辟領加領  
至于笄纓總髮有說有圖有像爲經爲緯爲源爲委條理秩然其爲說  
本之儀禮禮記若注疏而以文公家禮與嘗言及之者折衷之稍以已  
見佐其決其書視家禮爲詳如論一溢米數旁多細數近五百言其不  
苟徃徃類是蓋喪親未小祥而所就如此孟陽之思苦而用力亦劬矣  
匠氏度材爲屋郊原異地杞梓松栢異名長短大小異狀既墨既斧用  
瀆于成梁棟桷椽門庭堂室位置如畫輪奐奕奕矣而孰知斯人之爲此  
亦艱勤矣哉孟陽此作是已孟陽之高祖友堂先生祖實師文公三傳  
爲古梅君是生孟陽以有此書雖謂之文公忠臣可也昔永嘉有張溥  
忠甫者好學篤行郡守曾公逮見之於其倚廬如見古人視其居處衣  
服察其顏色聞其飲食無不應禮因以儀禮屬其讎正忠甫考究精詳

特爲一書名曰識誤曾公亟稱之夫不學何以識非篤行亦謂之徒言  
有忠甫之學之行是以有忠甫之書也孟陽世其家學居喪之禮如其  
先君好學篤行豈遜忠甫忠甫之識誤孟陽之考異一也所謂善言德  
行非歟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禮壞教衰不至者衆是書誠如指掌何當人寫一通使之習于心目尚  
企先王盛時之風俗以自別於無禮之類又豈特喪禮一則而止孟陽  
更究爲之

雙峯先生文集序

程文憲公

書者修齊治平之方也聖作明述昭昭具存猶之於醫定標本察虛實  
按而用之無難焉而猶云方多効少者非方之罪也理學至伊洛而大  
明逮考亭而益精學者家及其書歸而求之有餘矣而拘者末章台虛  
者掠聲稱專門戶以爲高游辭說以爲達者存若亡愚智交病雙峯饒  
先生最晚出徒得從其高第弟子游乃獨冰澆窮源扶根救枝共汲而



分流異出而同歸靡然然於此也僕不肖少獲事徽庵程先生知雙  
峯之學爲詳蓋二先生之志同其造詣亦同今觀雙峯之於言抑何其  
富也大道之不明非書之不多若雙峯之書政患其未多爾其子轍抱  
以示予凡若干卷且求言以發夫雙峯之書顧待予而發哉獨念前輩  
典刑漸落後生聞見之外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因爲序其梗槩  
蓋雙峯慕學其卓力棄場屋尋師取友刻意斯文故卒成一家之學如  
此嗟夫士誠不可不尚志也後生可畏詎不信然好德之士有能刊而  
布之四方則後之學者雖不幸而不遇親發樂焉得是書讀之其亦庶  
乎不終病也已

王氏孝節序

程文憲公

予學於臨汝書院時信之貴溪月巖先生爲之長先生與予同宗其學  
渾渾而弘其行侃侃而其言恂恂而善誘其子植甚賢娶五年而歿  
植之室餘于王氏又其賢宋咸淳壬申年十九歸于植植死終喪誓不

改嫁事舅姑生死無違禮先生既歿歲至元壬午一夕盜入室姑疾在  
床王守不去盜欲刃其姑王叩頭號泣乞以身代盜兩釋之姑以考終  
嗚呼世莫親於父子兄弟不幸孝友之道不明臨小利害卽相視若秦  
越以王氏匹婦守其身事其親死生患難不足動其心卓卓如此不亦  
難乎予有以知先生之道雖不獲大焯於當世其所以儀于家訓于後  
者深矣王氏年已六十康強寡疾勤儉有則子孝婦順如已事其舅姑  
閭里族姍軌範之邦人士歌誦之予又有以知先生之世必由是而益  
昌天道之不爽明矣予自去先生驅馳王事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幸無  
大過每思臨汝親炙時如一日今復聞王氏孝節之盛遂書其大者以  
授先生之孫同文天下有以樹教化移風俗佐隆平之治者於此必有  
取焉王氏名靜婉皇慶元年九月程某序

徽風序

江順德

風者天地之用故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古聖人之治天下曰風動



風化風俗皆此義也於詩則出列國者曰風政治之得失民俗之淳澆皆於此乎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三代而上專官採內之則詩豈細事哉夫子刪詩有正有變陋如曹檜夷如彊秦淫如鄭衛亦皆有風而吳獨不以風見何邪言其地則揚州之野言其君則太王之昭言其俗則春秋之時廉讓之風猶耿耿也况季札觀樂知政謂不深於詩不可也求其說不可得無乃去王畿之遠而然邪今之徽吳土也山高水清峙者將舒爲江左淝右之名山名城故有黃山靈嶺花屏問政之奇流者將東爲淝江而海西爲彭蠡而江故有湯泉白水練川繡溪之異是以謳歌絃誦之聲代不絕響曼公壯道統之脈故其聲和以平宣平振物外之蹤故其聲廉以厲浮溪竹洲雙溪虛谷諸公處文章功名之會者得虞廷賡歌之遺而無白駒空谷之韻一丘一壑飯蔬飲水以自樂者有風飄擊壤之聲而無瀨絮山困之態風之氣習雖自不同亦駸駸乎齊魯矣其爲詩也古無所考隋唐而下或見編集或傳記誦去天儼

又在數千里之外烏保其久而不遺乎此微風之所以輯也辭賦爲風雅之變俚語出性情之真故竝搜之以其時爲先後之次觀風者庶有採焉方虛谷曰順德文古而奇

四書通序

胡雲峯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常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丑十年謂之通矣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



者德其權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日新  
安後學胡炳文序

送張以道序

王菟庵

儒之名考於二代未有也周官始以儒敘於三聯治道存焉太史公乃  
以列於九家則謬矣於是漢唐儒林以貨殖游俠文藝方術諸傳相先  
後世愈降習愈卑於人物中離儒自爲一輩學者不喻亦悻悻自好曰  
儒嗚呼儒果如是乎臯夔稷契唐虞之儒者也伊傅周召商周之儒者  
也其事業可見矣孔孟道不行於時垂憲立教以淑萬世近代周程張  
邵朱子五六大儒又從而廓明之學者乃復知儒之爲貴而昔之與貨  
殖游俠文藝方術諸傳先後而雜見者非儒之至者也班固贊董仲舒  
大業潛心後學有所統一爲群儒首唐史贊退之排二家比孟子距楊  
墨功與齊而力倍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至矣然皆自爲列傳  
不入儒林蓋知其不可以當世儒視之也然則比有儒林者亦何取其

揚揚哉方今郡縣有儒學學有儒官坐臯比談六藝學者之師表也可  
以謂之儒矣而儒之術不同王張有世好以道予兄弟也將往教當塗  
故以是屬之予昔居南山下去以道不二里時杖屨衝風煙論文字今  
雖契闊故意猶在况贈言者不貴誕而貴有聞非以道其孰與言哉

送鄭彥昭侍親歸西江序

唐錫軒

虞廷用賢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蓋奏言匪文不彰實以開後世詞章  
取士之原漢世策士如臯董諸公存名奏對事猶近古異時風益頹靡  
糊名搜括周防百端待士之意寢薄向使不世之豪有如荀王莊屈輩  
尚肯低眉俛首於其間哉同里鄭君彥昭吾友稱隱汪先生外孫也其  
氣有自其學有傳早歲已負詩聲力窮經術自試久矣秋場不利於是  
吟嘯湖山間意似有不釋然者予告之曰孟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與易言致命遂志皆始困終亨之義今而省親歸南安養志之  
餘技置凡近淬勵舊聞他日一第溷予文何晚哉適者宣文檢討太樸



危公奏制以三朝史事來徽過予具言彥昭材請當薦名于朝觀光上國有在此不在彼者矣科名一途安足以盡天下士哉

徽國文公生日致祭詩序

唐筠軒

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  
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扞頂輒應與宅并之紫氣  
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頽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  
之道著於心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注出其  
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為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巧祠補外晏如  
也其出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  
不斬可也今天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  
壬午九月既望惟文公始生之辰書院牽循舊製修全呈禮初獻則廣  
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衢張公仲亨祿薦有臨  
昭答靈祝退燕于明德堂醴尊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于鬢冠侍列笑

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懼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  
繼至番易公命元引其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元紫陽  
老諸生也是為序

琴所序

汪稱隱

琴者禁也所以閉邪納正宣和養素故古人多好之淵明常蓄無絃琴  
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人謂之范履霜寓意而不留意焉同  
里孫君道堅博雅好古以琴著名嘗闢小齋於堂之後扁曰琴所圖史  
橫陳花木位置日以課子孫為樂薄軒冕而嗜琴書立志亦可尚哉予  
老懶好靜退居里閭嘗相為莫逆之交風和日麗必詣其所焚香默坐  
鼓一再行如聆淳音僊曲沁心乎洒然而喜也彼江湖來遊者邈不知  
太古之音而以浙操江西操媚於時吁安得與道堅同年而語哉安得  
時康民阜上與重華一膺薰風之為快乎時至元己卯三月望日七十  
八歲老人汪巽元書



送姪濟舟售硯序

江賓陽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因以爲硯自是歛硯聞天下其山爲羊鬪嶺之巘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曰羅紋坑今曰舊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爲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斲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斲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踈踈見黑

點如洒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爲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頽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流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撿拾殘珪斷璧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硯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採他山頑黝滑枯麤燥而有絲紋之石銜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而眞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黝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得之者反寶之予諸姪濟舟忽挾硯以遊予甚怪之因語之曰子弱冠時南至交廣北渡易水將求當路貴人卒未有合也今將懷舊坑眞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將懷僞石以爲欺乎濟舟悄然無所答雖然荆山之璞三獻而後爲世所珍且子之售硯也不二其價不以僞石亂眞石其得不欺之道乎視工人之爲硯也琢以椎鑿磨以砂石漸次而不驟其得自修之道乎若是



則無爲疑而速行也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爲詳予年於  
濟舟有三十年之長故勉濟舟其力行平書之以告願知硯者亦以告  
願知予者舊坑在雙溪時已墜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墜而石盡  
時獨繫是頗有大石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墜聲如驚雷隔溪  
屋瓦皆震禽驚獸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繫足石斷繫已盡予不之信至  
是果然六十年間兩見此事亦可一慨謝公既之知徽州也於理廟有  
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硯則取之舊坑  
先是坑上有五色雲氣如錦衾既承郡檄隨雲所覆得佳石有白繞兩  
舷宛轉如二龍及穴池得白石如珠遂目曰二龍筆珠既貢雲氣不復  
見噫硯微物也其通塞際遇且若有數存乎其間濟舟行乎尚有味於  
予言

王仲儀文集序

汪文節公

至正戊子冬澤民展省婺源再宿武口溪許里士朱仲紀持王君仲儀

文集請予爲之序蓋朱氏嘗從仲儀遊者因獲讀之撫卷太息曰博矣  
哉賦詩雜著歌行銘贊題序碑誌凡如千首大篇短章浩瀚明潔蓋其  
筆力馳騁若懸崖瀑泉一落千尺噴薄轟轟目眩心掉雖樵人野叟亦  
駭其爲奇觀也若鼓迅霆奮疾焱驅暑以解蘊隆執熱者莫不挹清涼  
以快適於一時也惜乎不以之黼黻鴻業被之筦絃以歌頌太平之盛  
遽止於斯爾雖然士求無媿怍於在我者遇不遇烏足計哉延祐初與  
仲儀同領薦書北上予上世居婺源長塗旅邸接話言之益敦里閭之  
好後竟不得再握手而仲儀永訣矣平生詞翰朱氏會粹靡遺固可表  
見于世抑言爲文所以載道豈空言哉觀時思白雲一記凡人子於其  
親愉色婉容悽愴怵惕存歿慕戀之誠委曲詳悉發之無毫髮留蘊足  
以引孝思厲薄俗蓋無智愚無賢不肖同具此天有不可泯焉者噫予  
衰白滋甚生哀墟墓夙夜不忘使仲儀猶在當相與三復斯文痛哭流  
涕念罔極之恩而雪無涯之戚矣



新安文獻志卷十九

甲集





